湘江副刊
潮头
主编：曹辉 执行主编：周月桂
投稿邮箱：xiangjiangzhoukan@163.com

湘江圆桌

编者按

随着生成式AI技术的飞速发展，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AI辅助写作。一部分写作者热烈追捧，将其视作“技术革命”；另一部分写作者和受众则表现出反感和忧虑，认为AI将对人类的写作造成退化式的影响。

AI能写，这已不是新鲜话题了。在机器什么都能替我们写的今天，我们要重新思考：写作为了什么？写作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真正的价值在哪里？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面对正在成长的一代，AI工具要怎么用，又该不该控？本期“湘江圆桌”，我们特邀三位作者谈论这一话题。

AI时代，文学何为

廖可斌


廖可斌

AI对文学研究带来新挑战

1956年夏天，约翰·麦卡锡（John McCarthy）、马文·明斯基（Marvin Minsky）等学者在达特茅斯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“AI（人工智能）”概念。直到以2022年11月30日ChatGPT的正式发布为标志，AI技术进入爆发时代。

整个世界一片欢呼。人们憧憬着，将来获取知识靠脑机接口和智能芯片，不用辛辛苦苦学习了；干体力活特别是累活脏活靠机器人，人不用动手动腿了。人就使劲玩吧！现有的工作只需要百分之十的人干就够了，可能实行每周三天两天甚至一天工作日制……

但人们不久就回过神来，由兴奋趋于冷静，进而产生疑虑：那么多活都由机器干了，大量的人工作没了，收入没了，日子怎么过？社会财富怎么分配？少数技术精英和资本精英掌控的算法，是否会对绝大多数人形成AI霸权？有识之士则考虑得更深一点、远一点：人都不用学习，不用动脑筋，不用动手脚，只需要发出指令。到这一步，究竟对人类是祸是福？人类这样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

AI可能是人类诞生以来最重大的发明，AI势必不断更新换代，人们不可能不使用AI。面对AI，人类如何驾驭AI，趋利避害？

文学只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很小的部分，但它反映人类的精神和情感世界，是体现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重要表征。AI正在重塑人的概念和人的生活。进入AI时代，人类是否还需要文学？AI时代的文学已如何？将如何？当如何？

文学的根本使命：反思人性、人生、人世

人生存在这个星球上，面对浩瀚的宇宙，永恒的山川河流，一岁一枯荣的草木，面对人生的生生死死、爱恨情仇等种种现象，需要了解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文学的作用就在于反思和反映人的现象，包括人性、人生、人世的种种现象，表达人类的种种困惑，回答人类的种种疑问，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，为读者以至整个人类打开一扇窗、点亮一盏灯，帮助人们观察、体验、认识、思考人的现象，燃起希望与憧憬，享受美好与欢乐，洞悉黑暗与残酷，化解痛苦与悲伤。

文学应该为人服务，文学研究应该为文学服务。文学研究的主轴或曰主体，应该是文学反映了怎样的人性、人生、人世，以及怎样反映人性、人生、人世。

既然文学的根本作用在于反映和解决人的精神问题，那么，这个任务永远不可能彻底完成。人性、人生、人世的很多问题，如生与死，爱与恨，美与丑，信仰与欲望，希望与失望，孤独与烦恼、痛苦与快乐等等，每个人都必须从童年、少年、青年，再到壮年、老年、暮年，一一从头观察、体验、阅读、思考。绝大多数人至死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。就整个人类而言，也永远解决不了那些问题。不可能说哪一代人把这些问题解决了，后来的人从此就不用操心了。一代又一代的人，需要在不断重温前人智慧的基础上，面对眼前的世界和自己的生活，一遍又一遍地叩问这些问题。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，要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，而巨石太重了，每次未到山顶就滚下山去，前功尽弃，于是他就不断重复、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。

既然人文学术永远解决不了什么根本问题，那么人文学术是否就无用，就不需要呢？恰恰相反。正因为人类永远面对这些问题，永远需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又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，所以人类永远需要人文学术，需要文学和文学研究，人文学术研究因此具有永恒的生命力。对所有人的人文体验来说也好，对人文学专业研究来说也好，过程比结果更重要，需要的就是这个过程。尽管我们不可能彻底解决人文学以至人性、人生、人世的问题，但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观察、体验、阅读、感悟和思考这些问题。

如果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，都是鼠标一点、大功告成，从眼前看，似乎解决了某个具体问题，也并非毫无益处。但如果省去了全部观察、体验、交流、阅读、思考的过程，无论对研究者本人而言，还是对社会上其他人而言，其“为己之学”“成人之学”的效果将大打折扣，实际上可能基本没有意义。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，何况这种所谓的研究，连纸上阅读的过程也没有经历过。

检索不能代替阅读

阅读是获取知识、思想的最重要的方式。阅读可以分成浅阅读和深阅读。只有深阅读，才能最有效地获取知识和思想，才能获取最重要的知识和思想，才能深刻体会所阅读的知识和思想，并将之转化为自身的知识、思想和智慧，才能真正启发思考、创造知识和思想。浅阅读主要是消费知识，如听书就与阅读的效果很不一样。碎片化阅读，难以了解事物的全貌和系统的知识，很容易形成偏见。

人亲身的观察、体验和思考都是非常有限的，只有认真阅读作为前人观察、体验、阅读和思考之结晶的相关著作，深入领会他人的知识、思想和智慧，才能大大拓展自己观察、体验、思考的边界，提升自己观察、体验、思考的高度和深度。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挖掘前人的智慧，同时努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。

当代社会竞争激烈，人们越来越无心阅读，特别是非实用性的精神性阅读。随着深度阅读的减少，许多人已很难持续阅读数页以上的文字，无法保持注意力。理解能力、思辨能力、判断能力也面临消退的风险。口号取代理性思考，愤怒取代理解。更容易被图像而非思想打动。

有人认为，进入AI时代，阅读、学习越来越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学会提出问题，掌握批判性思维、创新性思维的方法，向AI提出有价值的问题，并能不断推进对话，以得到具有创新性的见解。可是，如果没有经过必要地、循序渐进地观察、体验、交流、阅读和思考，如何能提出问题？真正有价值的问题从哪里来？又如何能掌握批判性思维、创新性思维的方法？凭借有限的知识和浅阅读的感想，只能提出很肤浅的问题，进行很简单的思考。久而久之，人的思考能力以至整个人类的思维能力，就可能退化。

人应该保持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主体地位

AI对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的影响是不同的。比较而言，AI工具对科学技术研究、公文写作等，整体利大于弊。因为科学技术研究大多有明确答案，注重检索；公文写作的过程本来就高度程式化。不少偏向量化、资料整理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也越来越程式化，它们利用AI工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唯独对于真正的人文学术，如文学等，信息技术和AI工具的适用性较小，而带来的威胁甚大。因为人文学研究一般没有唯一答案，特别需要独立思考。独立思考是人文学术研究的生命。人文学研究的重要使命，是引导人们拥有独立的自我，能够独立观察、体验、思考。如果全部靠AI来解决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，人们慢慢形成不观察、不体验、不交流、不阅读、不思考的习惯，进而导致人们不关心人性、人生、人世的重要问题，变成脑中空空如也、思考能力萎缩、价值观淡漠、审美意识贫乏的“检索人”，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越来越单一、贫乏、麻木，人类的精神品质严重下降。

AI时代，人类更需要真正的人文学。人文学者应清醒认识到人文学的根本使命，特别是在AI时代的重要责任，顶住越来越盛行的技术主义、实用主义造成的越来越强大的压力，坚持人文学研究的基本立场，保持人文学研究中人的主体地位，引导整个人类保持独立观察、体验、阅读、思考的能力，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贡献。

现在应抱“不知为不知”的态度

到目前为止的AI及机器人，本身还不能生产、创造意志、思想和情感，根本上还是像人的机器。但AI技术在材料、程序上快速发展，结合克隆技术、基因编程技术、生物芯片、脑机接口技术，未来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造出“新”的人类。

现在不少人认为，机器人取代不了人类，因为它们不可能有人类的意志、情感、思想。实际上这是高看了现有的“人”的能力，而低估了AI的潜力。对绝大多数人而言，真正的意志、思想、情感实际上相当有限。人的意志、情感、思想也并非神秘莫测，变化无限，它们也基于一定的物质基础，来源于大脑的活动，其生成和变化组合也是有限的。人的大脑约有860亿神经元，超过100万亿神经突触连接，要重建似乎很困难，但在超级计算机或量子计算看来，组建这样的高性能神经网络，组建这样水准的智能体，都不在话下。

那个时候传统碳基人类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？新的硅基人、硅基人与碳基合体人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，它们是否需要精神生活，如果需要，那将是一种怎样的内容和形式？现在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是否存在？如果还存在，将是什么样子？我们现在都还难以想象。只能抱“不知为不知”的态度，静静地等待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

（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）

AI进作文课之后

整理：廖慧文
口述：李卓（作家、湖南写作学会副会长）


李卓

我参加过好多次写作教研现场。有一次做评委，孩子写完文章之后，老师就用AI来润色、评分，AI在旁边给一段评语，很快就能把全班四五十个孩子的文章评改出来。老师上台说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AI老师是怎么评价我们的作文的？

评委作总结的时候，我说，要更正一个说法：当着学生的面，不能称AI为“AI老师”。它只是一个工具，大家把它当工具来用就行，不能以为意见真是“AI老师”给的。

后来我知道，这不是个例，而是一种群体现象。

AI时代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，不是我们这些大人被改变。当然，我们也会被它改变，但改变的那一部分较小，因为大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。我更担忧的是那些三观、认知、学识都还没成形的孩子会被它左右。AI给出的很多评判，可能会影响一代人。未来有一天，当它生产出足够多的新版“心灵鸡汤”，照样也能够影响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。

几乎所有创作都伴着孤独、痛苦，要么耗脑力，要么耗心力，要么耗体力，总之这个过程是痛的，但苦后面的那种快乐又很独特。我现在越发觉得，迟疑、粗糙，以前都是贬义词，现在反倒是好词。你问AI再纠结痛苦的问题，它几秒就给你一个很好的回复，它是不假思索的。可人要思考、要做决定，经常会迟疑。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迟疑是一个好的品质——它是人的一部分，人就该具备这些东西。AI能把一个东西写得看上去没什么毛病，可那种词语的重构、连接、拼合，恰好就少了人味。我情愿看一个有人味的东西，也不愿看空洞、空泛的表达。所以学生的习作要是让我看出是AI的，我其实比较痛心。偶尔一个句子，拿AI看看有没有可借鉴的地方，无伤大雅；通篇、或者一大段一大段都交给它，问题很严重。

最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学生会失去创造力、失去真实的表达动机、失去写作立场，会想着怎么把一篇文章写得更符合优秀作文的范式，而放弃表达自我。胡适在《什么是文学》里讲：“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；达意达得好，表情表得妙，便是文学。”情是你的情感，意是你的思想、你的态度。都借助工具来搞，就意味着你的情、你的意抽离了。

学生阶段写的文章，绝大多数可以归到散文，散文最要紧的是见自我。自我完全抽离了，哪怕在考场拿到一个好分数，这样的文章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更长远地看，学生失去的是对文学的审美，对这种旨趣真正的热爱。学生可能就进了快餐文化里头，很难吃到一道好菜，喝到一杯好茶。这是一个人最大的失去。人之所以成为人，最难得的是不仅仅靠基因里的那些本能去生活。我们超越本能，一代又一代都在不断地创造。而惰性很可能把人的好奇心拿掉，把创造力也拿掉，那会很麻烦。

其实AI时代来临之前，我们几乎已经进入了健忘时代。全民自媒体，每个人被不同数据投喂。我们喜欢什么大数据就给我们推什么。现在让我们回想上礼拜、上个月的热点，我们都会恍惚。愤怒都是一时的，下一个浪潮扑过来，记忆就像沙滩一样被抚平。

更坏的是，不但健忘，还会失语。看完新闻，我们先点开评论区，别人愤怒我就跟着愤怒。别人都不愤怒，我就怀疑自己的愤怒是个错误——这时候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立场。

词语也一直在更新迭代。本世纪初痞子蔡的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，里面写“伊妹儿”“冲浪”，现在在作品里再写“今天晚上你给我发个伊妹儿吧”，我们看了之后会觉得好笑吧？现在“雷霆”是个热词，小学生们都知道。这种词语我现在不断地要去了解。不去了解，上课都不知道学生在笑什么。但在文学领域，本质上是比较排斥这种词汇的。语言要经过岁月的洗礼，要在漫长的时间里保持某种相对稳定的意思，才能够成就经典。大量写绝绝子、不明觉厉、喜大普奔、雷霆的作品，在时代里扛得过几个回合？

AI给的满足太快了。人有一种很难被替代的快乐，就是延迟满足。以我的切身体会来讲，我们童年时代的所有的记忆，是很抚慰人心的。人的记忆会不自觉地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筛选掉。当我在今天的生活里，也困顿也迷茫。但有那些美好的记忆，我就具备了一种与时间对望的能力，就不会感觉到那种虚无。我相信，把过程拿掉，很多快乐就没了。很多东西还是需要最朴素、最原始的人力。因为人力体现出来是一种人的美。

在大学教AI写作课，直面“真正的危机”

陈展


陈展

今年，我们文学院开设了AI写作基础课，分为文学写作、实用写作、中学写作教学三个板块——这既对应着不同写作场景，也贴近学生的去向。

三个板块各有侧重。文学创作中，多用AI打磨初稿、润色语言等，AI是创意激发与初稿优化的工具。实用写作中，公文重在搭框架、规范体例，新媒体文案则先吃透平台规则，再借AI提高选题与成稿效率。最有惊喜的是中学写作教学板块，我们引导学生复盘写作教学的核心痛点，摸索AI的教学价值，不少有授课经验的学生，已经在实践中边用AI边反思。三个板块虽各有不同，但最后都回到同一个问题：写作哪些环节可以交给AI，哪些部分应当由人守住。

关于AI与写作，常见两种声音——一种认为AI生成的文本不能直接视作人的主体性表达，一种认为AI技术发展赋能写作是必然趋势。这门课就是想帮学生厘清：AI是工具，却并非普通工具。以往的技术改变书写载体，影响多在创作外围；生成式AI能直接产出成段成篇的文本，触碰到创作的内核。但AI的生成始终基于已有数据，人的写作背后则是生命经验、情感动机与价值判断。二者可以协作，却不能混为一谈。

我在课上常提醒学生：AI更适合当创意激发器，而不是代写工具。边界不在用不用AI，而在主动权在谁手里——是你先有写作动机，再借AI把想法落地；还是AI先给出答案，你被动接受。其实，创作时，可以让AI反过来追问：人物有怎样的成长背景？性格里藏着哪些过往痕迹？一来一回，故事越抠越深，人物逐渐立住，再出初稿，内容才有根基。哪怕一时动不了笔，也可以让AI递点子、拓方向。但最核心的判断与底色，仍来自人的积累。

AI一次能输出好几版文本，最终留哪段、删哪句、走哪个创作方向，仍然要学生自己来选。有个学生写小说让AI生成五个开头，他随手挑了第三个，原因是“这个比较顺”。我追问为什么。因为“顺”可以是一种阅读感受，却不足以成为选择的理由。后来他重新生成，这次他选了一个，理由是“里面有一句话，是我奶奶平常会说的。”这次他是在“选择”，上一次他只是在“抽签”。这件事让我确认，AI把“生成”变得廉价，却把“选择”变得昂贵。

那么，是不是只要学会选择就够了？我的看法恰恰相反：选择才是最难教的，它不会凭空生长。我们凭什么分出好坏？靠的是多年阅读养出的审美，是长期写作磨出的分寸感。没有这层积累，选项再多，也未必分得清优劣。鉴赏力与写作力，本就是一体两面。AI可以给出十个版本，却给不了判断好坏的标尺。

更值得留意的是，AI用起来太顺手了。点一下就出稿，内容还跟你的想法差不离，很容易生出“干脆全交给它”的念头。时间一长，主动表达的欲望慢慢变淡，主动思考也会生出惰性。比“AI有多会写”更值得担心的，是我们慢慢变得没什么想说的。

我遇过一件事。有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段落被AI检测标红，改了两三遍，反而越改越不通。答辩时，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改。他说，因为AI标红了，不改过不了。我意识到，他面对的不只是论文，还有一套算法指标。修改本来是为了把道理讲透，若只盯着指标，文字就容易离本意越来越远。

至于学术写作能不能用AI，我的态度很明确：核心的研究论证与原创观点，应当由人完成。学术的价值，是在前人基础上拿出新发现，这个推敲过程，AI很难替代。但文献综述这类需要翻阅大量资料的工作，AI可以帮忙汇总、理清脉络。AI工具能帮忙整理资料，人却不可以省掉深度阅读。

AI正在改变一代人的思维习惯，我们写作教学的重心也该随之调整。从前的老师们主要教如何落笔成文、写达标写出彩；如今我们更要把审美判断放到重要位置，教学生在众多生成结果里辨优劣、定取舍。将来，有人只会随手用用AI，有人却能真正驾驭它。技术的门槛降下来了，可拼审美、拼思想、拼表达质感的门槛，反倒抬得更高了。

话说回来，大学的文学院开设这门课本意从来不是教人如何借AI工具速成一篇合格的文章，而是帮学生在技术浪潮里重新锚定写作的本质。《毛诗序》说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，写作的起点，始终是心中酝酿有不得不说的情感与思想。我们面对的真正危机，在于我们是否还有想说的话。真正要守住的，是“为何而写”的初心。我想，只要心底还有非说不可的话，写作的主权，就永远握在人的手里。

（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、硕士生导师）